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

郭　华　张　洋　彭艳玲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何忠伟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2206)

摘　要: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我国各省份 2011—2017 年数字普惠金融及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分析框架,并从全国层面及分地区层面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与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扩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数字支付服务和数字投资服务都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数字信贷服务对提升消费发挥的作用有限。从分地区的层面看来,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支付服务的使用能够有效促进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数字信贷服务对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 数字投资服务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农村居民消费; 系统广义矩估计
DOI:10.13246/j.cnki.jae.2020.12.005

一、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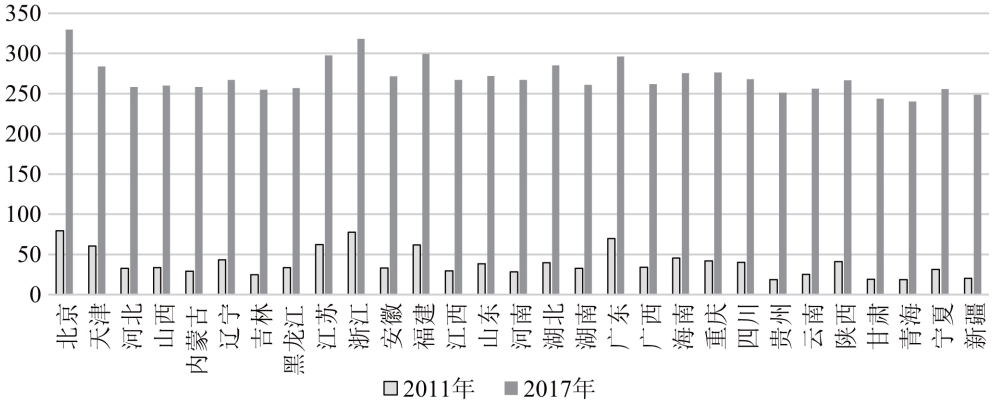
在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提高消费率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提升人民福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 2000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却呈现持续下滑趋势(陈斌开等,2014),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潜力,反而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雷潇雨等,2014)。同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村人口占比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城镇居民更低。虽然政府适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农村居民消费,但整体效果并不理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41.5%,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全国居民消费总额的比例仅为 21.4%,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严重拉低了整体消费水平。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提高

* 项目来源: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及其政策选择研究”(编号: 71873018);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时空耦合机制研究”(编号: 20YJC790032); 第 65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人口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的时空耦合机制研究”(编号: 2019M650284)。郭华系北京农学院、北京北农企业企管有限公司在站博士后。何忠伟为本文通讯作者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有助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

农村金融服务通过恰当的金融制度和产品能够满足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破除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创业、消费过程中的流动性约束,在提升他们消费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其消费意愿,从而达到促进农村消费可持续增长的目的(冉光和等,2016)。近年来,依托于信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如图 1 所示,2017 年与 2011 年相比,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均有大幅度提升,年均增速达 37.90%。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嫌贫爱富",数字金融更加贴近那些通常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需求,这大幅改善了各省份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张勋等,2019)。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和缓解流动性约束两方面促进居民消费(易行健等,2018),但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问题还有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通过怎样的机制对其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在不同区域间有着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尚未回答。对此,本文基于全国及分地区两个层面,使用系统 GMM 两步估计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中的数字支付服务、数字信贷服务和数字投资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及影响差异,以期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稳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以及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提供有益参考。



数据来源: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图 1　2011 年与 2017 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比图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居民消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现代消费理论的绝对收入假说(Keynes,1936)、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1949)、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 等,1954)和持久收入假说(Friedman,1957)进一步发展形成随机游走假说(Hall,1978)、流动性约束假说(Dornbusch,1993)和预防性储蓄假说(Carroll,2006)等。结合我国居民消费的实际情况,有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规律更符合相对收入假说(顾海兵,1994),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张邦科等,2011)。

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平滑消费、降低居民消费约束以及便利化交易(Goldsmith,1969; McKinnon,1973)。Bayoumi(1993)证明了金融深化能够促进消费增长,金融市场的深化能够更好的分散风险,从而平滑消费(Levchenko,2005),促进低收入者消费的作用更为显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著。同样地，金融开放对不同群体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群体的消费影响较强，随着收入增加，金融开放对其影响减弱（Bousmah 等，2016）。Li 等（2016）研究认为缓解农村家庭的信贷约束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存款、贷款和保险均表现为对农村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齐红倩等，2018）。胡帮勇等（2013）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农村金融效率和农村金融规模都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

数字金融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体，是实现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的包容性金融的重要模式，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可能（郭峰等，2019）。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下，数字金融拓展出更多的消费方式和服务方式，刺激了农村新型需求的提升，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响（易行健等，2018）。《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将“数字普惠金融”界定为涵盖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等）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进行交易的金融方式（孙天琦，2016）。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具有更强的地理穿透性和低成本优势（李继尊，2015），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梁双陆等，2019）。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现由东至西递减发展的整体趋势（葛和平等，2018），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张勋等，2019）。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起到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易行健等，2018）。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大都认为金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消费，但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研究还有待深入，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发挥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探索。基于此，本文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问题，从全国层面及分（东、中、西）地区分别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及影响差异，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三、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根据金融深化论（McKinnon，1973），金融约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Campbell，1991；黄倩等，2015），而金融深化能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同时，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的分配资源，让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更加方便的利用金融市场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Levchenko，2015），从而促进消费增长。扩大金融体系覆盖范围，能够让更多的居民和企业合理地享有其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缓解金融排斥（李涛等，2016）。数字普惠金融结合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克服传统金融机构对物理网点的依赖，以更低的服务成本覆盖更广泛地区，促进金融深化，缓解农村居民受到的金融约束和金融排斥。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能够缓解农村居民受到的金融约束和金融排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

（二）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会在心理上对金钱建立不同的账户进行分别管理（Thaler，1999），而非现金支付能够降低心理损失，从而更快完成支付行为，提升居民消费倾向（龙海明，2016）。目前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小额消费通常都是以刷卡或手机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完成（焦瑾璞等，2015）。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支付服务还可以通过农村淘宝等网购平台使农村居民足不出户就购买到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更加便利农村居民消费。使用数字支付服务的消费者所产生的心理账户受损程度要远低于现金支付产生的实际账户受损带来的心理损失，将使居民的消费决策更为迅速，消费行为更加活跃，达到平滑消费的效果。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2: 数字支付服务会通过产生非现金支付的心理账户效应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三) 数字信贷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居民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预期发生的如购房、教育等大额支出,会造成当前消费预算缩减,形成预算约束,对当期的消费产生较大抑制作用。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服务正是通过降低预算约束和流动性约束从而来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但收入较低人群、农村居民等金融弱势群体通常无法跨越正规金融机构信用审查门槛,且无力或不愿承担金融服务的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障碍,而数字普惠金融正是改变了传统普惠金融的信贷逻辑①。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产品与信贷服务通过数字平台融合,能够同时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和信贷的需求,可见,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农村居民消费的预算约束和流动性约束来实现。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3: 数字信贷服务的发展会通过降低农村居民消费的预算约束和流动性约束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四) 数字投资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投资服务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值机制实现。居民进行金融投资产生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财富效应使人们资产越多,消费欲望越强,有助于提高消费需求(田长海等,2013)。另一方面,投资产生收入效应,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引起消费需求的增加。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将更多的财富用于投资,有助于增加其消费能力,进而提高消费(肖忠意等,201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村居民的投资渠道,以更便捷的方式即可以完成投资理财,且农村居民在投资获利后更倾向于在短期内将投资收益转化为消费支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H4: 数字投资服务的发展将会通过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产生的增值机制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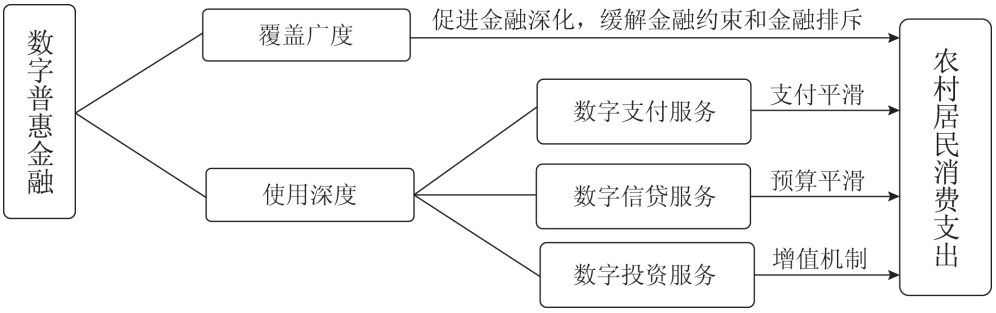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不同维度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包括了支付、保险、货币基金、信用服务、投资、信贷等业务分类指数。农村居

① 2018 年 8 月 9 日,京东金融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共同发布《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实践》白皮书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民消费支出数据和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网。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所选样本区间为 2011—2017 年，因上海市、西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只包含了我国的 29 个省份。

为了比较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差异，根据国家“七五计划”三大经济带划分标准，将本文研究的 29 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11 个省份。

（二）实证模型说明

为了有效刻画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本文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域差异性影响；由于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其变化具有惯性特征，所以本文采用动态 GMM 估计方法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

$$Lncon_{it}=\begin{cases} a_0+a_1\,Lnind_{i,t}+a_2\,Control_{i,t}+a_3\,Lncon_{i,t-1}+\mu_i+\varepsilon_{it} \\ b_0+b_1\,Lncov_{i,t-1}+b_2\,Control_{i,t}+b_3\,Lncon_{i,t-1}+\mu_i+\varepsilon_{it} \\ c_0+c_1\,Lnpay_{i,t}+c_2\,Control_{i,t}+c_3\,Lncon_{i,t-1}+\mu_i+\varepsilon_{it} \\ d_0+d_1\,Lncre_{i,t}+d_2\,Control_{i,t}+d_3\,Lncon_{i,t-1}+\mu_i+\varepsilon_{it} \\ e_0+e_1\,Lninv_{i,t}+e_2\,Control_{i,t}+e_3\,Lncon_{i,t-1}+\mu_i+\varepsilon_{it} \end{cases} \quad (1)$$

其中，i = 1，2，3，…，29；t = 2011，2012，…，2017

其中，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a_1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b_1、c_1、d_1、e_1 分别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中数字支付服务、数字信贷服务、数字投资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Control_{i,t}$ 前的系数表示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Lncon_{i,t-1}$ 前的系数表示滞后一期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对其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大小，反映内部习惯形成对当前消费的影响程度。μ_i 代表省际个体效应，即地区差异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ε_{it} 是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的随机干扰项，反映省略变量、模型误差和随机因素等对模型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动态面板模型带有个体效应的回归方程式中同时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滞后的被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会使得估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此外，模型可能由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偏差。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采取系统广义矩（SGMM）估计方法，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相结合进行估计。其中，滞后水平变量被用做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变量又被用做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在系统 GMM 估计中，存在着用两个检验方法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进行自回归检验，主要用来检验残差项非自相关假设，即检验系统广义矩回归中差分方程的残差项是否为二阶序列自相关，GMM 模型估计的前提为误差项的差分项可以允许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允许二阶差分序列相关，若存在二阶自相关，则说明工具变量是无效的。其次是过渡识别的约束检验（Sargan 检验），主要用于检验估计过程中样本矩条件工具变量的总体有效性。

（三）变量定义与统计特征

表 1 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在模型正式回归前，为消除模型的异方差问题，对

*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早从 2011 年开始统计，所以本文样本数据起点为 2011 年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变量取自然对数,且在回归中采用稳健标准差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1. 被解释变量。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表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ncon_{it}$表示 i 省份 t 年份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生活消费支出的对数。

2. 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指数,为便于比较数字普惠金融不同方面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共选取三大类五个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第一类指标是数字金融总指数($Lnind_{it}$),探讨数字金融总体服务情况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类指标为上一年度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Lncov_{i,t-1}$),数字金融覆盖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进而对消费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传导性,因而选用上期覆盖广度指数作为解释变量; 第三类指标反映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深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选用数字支付服务指数($Lnpay_{it}$)、数字投资服务指数($Lninv_{it}$)和数字信贷服务指数($Lncre_{it}$)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3. 控制变量。从现有研究来看,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冉光和等,2016),因此本文以上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Lninc_{i,t-1}$)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在模型中作为前定变量进行回归。此外,城镇化水平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习惯等途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付波航等,2013),但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的外部成本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消费(潘明清等,2014),因此本文选择城镇化率($Urban_{it}$)作为控制变量,探讨各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影响因素(陈斌开,2012),本文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度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ap_{it}),预期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本文将各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并参考任力等(2011)的处理方法,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gdp_{it}$)在回归中作为内生性变量进行回归。

表 1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con_{it}$	i 省份 t 年份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生活消费支出(元),取对数	8.9818	0.3524	8.1478	9.8422
解释变量	$Lnind_{it}$	i 省份 t 年份数字金融总指数,取对数	4.9707	0.6713	2.9085	5.7989
	$Lncov_{i,t-1}$	i 省份 t 年份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上期值,取对数	4.6611	0.8539	0.6729	5.6548
	$Lnpay_{it}$	i 省份 t 年份数字支付服务指数,取对数	4.7933	0.6814	2.3814	5.8402
	$Lncre_{it}$	i 省份 t 年份数字信贷服务指数,取对数	4.5512	0.6472	0.1484	5.4129
	$Lninv_{it}$	i 省份 t 年份数字投资服务指数,取对数	4.8265	1.0337	-1.3863	6.4770
控制变量	$Lninc_{i,t-1}$	i 省份 t 年份农村居民上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取对数	9.1488	0.3493	8.2711	10.0374
	$Urban_{it}$	i 省份 t 年份城镇化率	0.5545	0.1109	0.3500	0.8650
	Gap_{it}	i 省份 t 年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5941	0.4149	1.8520	3.9790
	$Lngdp_{it}$	i 省份 t 年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取对数	10.7194	0.4034	9.7058	11.7675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整理所得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样本期内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生活消费支出（con_{it}）的平均值为 8465.50 元，其中，最小值为 3455.80 元，最大值为 18810.50 元。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持续增长趋势；另一方面，省级和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差异显著。从解释变量来看，2011—2017 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均有较大程度的提升，201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_{it}）的平均值为 39.44，2017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_{it}）的均值为 270.66，是 2011 年的 6.86 倍。从取对数之后数字普惠金融各方面指数来看，除总指数之外，数字投资服务指数（$Lninv_{it}$）的平均值最大，为 4.8265；数字信贷服务指数（$Lncre_{it}$）的平均值最小，为 4.551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Lncov_{i,t-1}$）和数字支付服务指数（$Lnpay_{it}$）的平均值分别为 4.6611 和 4.7933。从控制变量来看，样本期内我国各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 10777.78 元，但最小值仅为 4395.14 元，而最大值为 27825 元，标准差为 4395.14。样本期内我国各省份城镇化率（$Urban_{it}$）的平均值为 0.554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ap_{it}）的平均值为 2.594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gdp_{it}$）的平均值为 10.7194。

五、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模型的效应检验

本文对所用数据依次进行混合回归、固定效应（FE）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RE）模型估计。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固定效应明显优于混合回归。但个体效应可能以随机效应的形式存在，进一步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通过 LSDV 法对所选模型进行回归，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显著，表明模型中存在表征个体特征的随机扰动项 μ_i，并不能采用混合回归*。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时间效应，对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包括时间效应，即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E）**。

（二）全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表 2 给出了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的估计结果，模型 I 至模型 V 分别考虑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支付服务、数字信贷服务和数字投资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由表 2 可知，模型的总体回归结果较好，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支付服务和数字投资服务均对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农村居民上期消费支出对居民当期消费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农村居民上期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这与持久收入理论中前期收入对农村居民当期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一致（喻胜华，2012），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gdp_{it}$）在五个模型中也表现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

五个模型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一阶扰动项存在自相关，但二阶扰动项均不存在自相关，说明原模型的随机项不存在自相关性。同时，各模型 Sargan 检验 p 值均不显著，表明模型的工具变量选取合理且有效。

模型 I 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Lnind_{i,t}$）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参数估计值为 0.3876，对应的 p 值在 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提升 1%时，会引起居民消费提升 0.3876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上期人均可支配收入（$Lninc_{i,t-1}$）参数估计值为 0.2910，对应的 p 值在 5%水平上显著，当农村居民上期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 1%时，相应地会引起农村居民消费提升 0.2190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上期人均实际生活消费支出同样对居民当期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比农村居民上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发挥的作用更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综上，从全国总体的估计结果来看，可以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定程度的促

*、**　限于篇幅，具体的回归结果并未在文中列示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进作用。

表 2　全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模型 V
$Lncon_{i,t-1}$	0.3451*** (0.1081)	0.4434*** (0.1674)	0.2098* (0.2027)	0.3057* (0.2357)	0.7934*** (0.1486)
$Lnind_{i,t}$	0.3876*** (0.0648)				
$Lncov_{i,t-1}$		0.0886*** (0.0156)			
$Lnpay_{i,t}$			0.2070*** (0.0471)		
$Lncre_{i,t}$				−0.0665** (0.0259)	
$Lninv_{i,t}$					0.0284*** (0.0062)
$Lninc_{i,t-1}$	0.2901** (0.1302)	0.0453*** (0.1979)	0.1033** (0.2397)	0.6491* (0.3458)	0.0360 (0.1698)
$Urban_{i,t}$	0.3764 (0.4173)	−0.3958 (0.4493)	−0.4712 (0.5044)	−1.5466** (0.6288)	−1.5870* (0.8403)
$Gap_{i,t}$	0.0082 (0.0178)	−0.0003 (0.0248)	−0.0494* (0.0282)	−0.0360*** (0.0320)	−0.0643** (0.0276)
$Lngdp_{i,t}$	0.3950*** (0.0873)	0.4330*** (0.1267)	0.6450*** (0.1654)	0.3606** (0.1804)	0.3783* (0.1045)
常数项	2.1315*** (0.7322)	0.6560 (0.9820)	0.5464 (1.1326)	−2.2273 (1.4211)	−0.8692 (1.9665)
AR(1)	−2.3885**	−2.1198**	−2.0189**	−2.9337**	−3.1079***
AR(2)	−1.5948	−0.8883	1.1138	0.8005	−1.4601
Sargan 检验	26.1328	27.4212	27.8912	28.4997	26.3001

注: 括号内数值为系数的稳健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AR(1) 与 AR(2) 内数值为 z 值

数据来源: 使用原始数据估计

模型 II 反映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Lncov_{i,t-1}$)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农村地区覆盖广度不及城镇地区，但从参数估计结果来看，可以认为上期的数字覆盖广度对农户消费支出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提高 1%会引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提高 0.0886 个百分点，验证了研究假说 H1。易行健等(2018)使用全国居民消费的地级市数据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结果来看，农村居民上期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对农户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模型 III 中，仅考虑数字普惠金融中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数字支付服务指数($Lnpay_{i,t}$)的参数估计值为 0.2070，稳健标准差为 0.0471，从估计结果来看，可以认为数字支付服务在 1%的显著水平下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数字支付服务水平提升 1%时，将伴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提高 0.2070 个百分点，高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验证了研究假说 H2。从控制变量来看，除农村居民上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 10%的显著度水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平下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

模型 IV 为数字信贷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数字信贷服务指数（$Lncre_{i,t}$）的参数估计值为-0.0665，对应的 p 值在 5%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数字信贷服务对农户消费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机制中的假说 H3 没有得到验证。结合数字信贷服务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现实来看，传统的中国消费文化讲究“量入为出”，尤其是农村居民，更愿意以与当期收入相匹配的支付能力来消费，而不会选择透支消费。短期内农村居民对数字信贷的接受程度和认知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使用数字借贷服务的农村居民对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从而对消费支出产生负向影响。模型 IV 反映出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保障机制无法完全跟随城镇化加快的步伐导致外部成本效应对居民消费形成制约，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因此可能出现城镇化率系数符号为负的现象（潘明清等，2014）。

从模型 V 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来看，数字投资服务可以认为在 1%的显著水平下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有正向影响，数字投资服务指数（$Lninv_{i,t}$）每提高 1%，对应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提高 0.0284 个百分点，验证了研究假说 H4。以往针对农村居民的投资渠道过于单一，阻碍了农村居民获得多元化、高利率的资本收益。数字投资产品则利用其高触达性、高覆盖性以及低门槛性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新型的资本收益渠道，蚂蚁金服提供了便捷、小额度的投资理财服务，提高农村居民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通过投资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对农村居民预期消费将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分区域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系统 GMM 估计结果

表 3～表 7 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覆盖广度、数字支付服务、数字信贷服务、数字投资服务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所有模型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AR（1）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但 AR（2）始终不显著，一阶扰动项存在自相关，但二阶扰动项均不存在自相关，表明所有模型的随机项不存在自相关性。同时，各模型 Sargan 检验 p 值均不显著，表明模型的工具变量选取合理。

表 3 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每提高 1%，会引起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别提高 0.2313 个百分点、0.18403 个百分点和 0.3714 个百分点，崔海燕（2017）使用 2011—2015 年数字普惠金融数据进行研究，却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消费影响不显著，与本文所得结论恰好相反。这可能是因为 2011—2015 年间处于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初步发展期，东部和中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快，因此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导致正规金融发展较为缓慢，这部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对农村居民消费发挥更强的促进作用。分地区回归结果与全国总体的回归结果类似，佐证了全国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也更有力地说明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见表 4，仍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上期值作为解释变量。从估计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覆盖广度指数每提高 1%，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别提升 0.1500 个百分点和 0.1833 个百分点，与全国总体的回归结果大致相似。但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的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往的消费习惯导致多通过线下金融实体实现金融行为，导致数字金融实际利用率较低，因此覆盖广度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并不显著(崔海燕,2017) 。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Lnind_{i,t}$	0. 2313*	0. 1840**	0. 3714**
$Lncon_{i,t-1}$	0. 3873*	0. 0974	0. 0787*
$Lninc_{i,t-1}$	0. 1250**	1. 9546*	0. 0868
$Urban_{i,t}$	0. 7324	-0. 8436*	-0. 8681**
$Gap_{i,t}$	-0. 0171	-0. 0383*	0. 0305
$Lngdp_{i,t}$	0. 0365*	1. 6075	0. 9108*
常数项	2. 4560	-2. 9445	-2. 3331
AR(1)	-1. 1972*	-1. 2254*	-1. 0274**
AR(2)	-0. 0409	-0. 0735	0. 0055
Sargan 检验	7. 7206	3. 8589	7. 1692

数据来源: 使用原始数据估计。下同

表 4　覆盖广度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Lncov_{i,t-1}$	0. 1500**	0. 1833*	0. 0825
$Lncon_{i,t-1}$	0. 1749*	0. 5647	0. 0317*
$Lninc_{i,t-1}$	0. 0109***	0. 9451*	0. 0134
$Urban_{i,t}$	0. 2975	0. 8578	0. 4709
$Gap_{i,t}$	-0. 0131*	0. 0324	-0. 0447*
$Lngdp_{i,t}$	0. 2098	0. 8664*	0. 1005*
常数项	2. 3454**	-3. 9111	4. 5565
AR(1)	-0. 0608**	-0. 2546*	2. 1746**
AR(2)	0. 1043	-0. 1908	-1. 6865
Sargan 检验	6. 2102	7. 0085	29. 4686

表 5 为数字支付服务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从全国总体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分地区回归结果来看,三个地区的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均呈现正向影响,但仅有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从影响的程度来看,数字支付服务水平每提高 1%,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提升 0. 1359 个百分点,对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5　数字支付服务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Lnpay_{i,t}$	0.1359*	0.1844	0.1693
$Lncon_{i,t-1}$	0.3008	0.1379*	0.2114*
$Lninc_{i,t-1}$	0.2189*	0.4351*	0.3337
$Urban_{i,t}$	0.1051	−0.6334*	−0.1218
$Gap_{i,t}$	−0.0544*	−0.0286	−0.0266*
$Lngdp_{i,t}$	0.0658***	0.6484	0.3602**
常数项	3.2091	−3.8876	−5.7672
AR(1)	−0.1318**	−0.4770*	−1.0448*
AR(2)	0.0827	−0.0990	0.0604
Sargan 检验	6.3263	5.5637	8.2190

数字信贷服务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见表 6。从估计结果来看，数字信贷服务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全国总体估计结果相一致。数字信贷所提供的小额贷款属于消费信贷的范畴，尹学群等(2011)研究认为农户信贷水平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消费型信贷对农户收入水平和农户平均消费水平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一旦消费型信贷无法提升农户的实际收入，那么农户的消费支出将会受到影响。数字信贷作为消费型信贷的一种，对当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原因与其相一致。

表 6　数字信贷服务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Lncre_{i,t}$	−0.1035*	−0.1474**	−0.0986*
$Lncon_{i,t-1}$	0.3012**	0.8089	0.6017
$Lninc_{i,t-1}$	0.9625*	0.5360*	0.6110
$Urban_{i,t}$	0.8949*	−2.4024	−1.7646*
$Gap_{i,t}$	−0.0224	−0.0401*	−0.0569*
$Lngdp_{i,t}$	0.3397*	0.2505**	0.5682*
常数项	1.1621	−1.8347	−4.6757**
AR(1)	−1.2417**	−1.0725*	−1.1109**
AR(2)	0.1561	−0.0188	0.0258
Sargan 检验	6.1812	5.3223	8.2909

表 7 为数字投资服务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在全国总体估计结果中，数字投资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与总体相同。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果类似，数字投资服务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投资服务水平每提高 1%，会引起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提高 0.0339 个百分点，其次是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提升作用为 0.0196 个百分点。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投资产品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投资渠道，通过增值机制促进居民消费，验证了假说 H3。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7　数字投资服务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Lninv_{i,t}$	0.0009**	0.0196*	0.0339***
$Lncon_{i,t-1}$	0.2576	0.4292**	0.2521
$Lninc_{i,t-1}$	0.8959***	0.5077*	0.5752
$Urban_{i,t}$	-0.8378	-0.5872*	-0.5244
$Gap_{i,t}$	-0.0269	-0.0759	-0.0382*
$Lngdp_{i,t}$	0.0646**	0.0228*	0.1188*
常数项	-0.2279	-8.7908	-1.3194
AR(1)	-1.4464*	-1.0637**	-1.0473
AR(2)	-0.0572	-0.1679	0.3472
Sargan 检验	4.8793	5.0568	5.8559

从表 3~表 7 回归结果的控制变量来看,与全国回归所得结果类似,农村居民上期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上期消费支出对当期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在多数模型中表现显著。从其他变量来看,城镇化率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不同,但总体上多呈现负向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在各个模型中均表现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六、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机制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高,越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数字支付服务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上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通过数字支付产生非现金支付的心理账户效应,从而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投资服务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其中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能够缓解农村居民受到的金融约束和金融排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 而数字投资服务则会通过增值机制以扩大居民收入的渠道,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而数字信贷服务对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发挥作用有限。第二,从分地区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来看,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发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配置效率较低。从数字支付服务的影响差异来看,数字支付服务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数字信贷服务对三个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均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投资服务对东、中、西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强,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弱。

目前农村金融改革还在继续,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将更广泛地惠及农村群体,移动支付、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网络借贷等领域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根据本文研究,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上,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均等化。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从而拉动消费,同时应更为注重西部地区互联网与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西部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覆盖率,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在西部地区进一步开拓市场、提高服务效率的硬件保障。第二,转变农户传统消费观念,倡导新型消费模式。让数字金融所倡导的信用消费与超前消费等消费观念融入到农村居民的消费理念中,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作用。第三,有序发展数字金融各项业务,促进各项服务下沉,加快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尽管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正在快速向我国农村地区下沉,但是其在农村地区的应用范围与使用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对数字支付金融产品的相应创新,充分为农村居民提供更高效、更快捷、更便利的支付服务,提高其生产与生活效率。

参 考 文 献

1. Bayoumi,T. Financial Deregulation and Household Saving. Economic Journal,1993,103(421) : 1432~1443
2. Campbell,J. Y. ,Mankiw N. G. Th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1,35(4) : 723~767
3. Carroll,D. Consumption and saving.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2006
4. Dornbusch,R. ,Fischer,S.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New York,1993
5. Duesenberry,S. Income,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Cambridge,1949
6. Friedman,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ermanent Income and Relative Income Hypotheses. Nber Chapters,1957: 157~182
7. Goldsmith,R. W. The 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9,35(1) : 216~237
8. Hall,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6(6) : 971~987
9. Keynes,J. M.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36,26(3) : 490~493
10. Levchenko,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2005,52 (2) : 772~779
11. Li,C. ,Lin,L. ,Gan,C. C. China Credit Constraints and Rural Household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16
12. McKinnon,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13. Modigliani,F. ,Brumberg,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 In Kenneth K. Kurihara,ed. ,Post-Keynesian Economics,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
14. Shen,Y. ,Hueng,C. J.,Hu W.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19: 1~5
15. Thaler,R. H.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1999,12(3) : 183~206
16. 陈斌开. 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2012(1) : 33~49
17. 陈斌开,陈　琳,谭安邦. 理解中国消费不足: 基于文献的评述. 世界经济,2014(7) : 3~22
18. 崔海燕.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经济研究参考,2017(64) : 54~60
19. 付波航,方齐云,宋德勇. 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 : 108~114
20. 傅秋子,黄益平. 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 金融研究,2018(11) : 68~84
21. 葛和平,朱卉雯.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金融,2018(2) : 47~53
22. 顾海兵. 我国消费模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消费经济,1994(3) : 37~39
23. 郭　峰,王靖一,王　芳,孔　涛,张　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9
24. 黄　倩,尹志超.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2) : 126~134
25. 黄益平,黄　卓.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 现在与未来. 经济学(季刊) ,2018(4) : 1489~1502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6. 金春雨,程　浩,黄敦平.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12(5):65~73
27. 雷潇雨,龚六堂. 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2014(6):44~57
28. 李继尊.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思考. 管理世界,2015(12):90~91
29. 李　涛,文　佳,韩志雄. 基于 RCC 技术的移动支付应用探析. 金融科技时代,2016(12):39~41
30. 梁双陆,刘培培.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1):33~41
31. 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 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 经济研究,2012(8):107~117
32. 龙海明,赵红梅. 银行卡支付方式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平滑效应研究——基于 STR 模型的实证分析. 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37(6):9~15
33. 潘明清,高文亮. 我国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检验与分析. 宏观经济研究,2014(1):118~125
34. 齐红倩,李志创.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消费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2018(3):110~121
35. 冉光和,蓝震森,李晓龙. 农村金融服务、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可持续消费. 管理世界,2016(10):176~177
36. 任　力,黄崇杰. 中国金融发展会影响能源消费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经济管理,2011,33(5):7~14
37. 宋晓玲.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财经科学,2017(6):14~25
38. 孙天琦. 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背景、框架和展望. 清华金融评论,2016(12):29~33
39. 田长海,刘　锐. 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消费经济,2013(6):18~21,26
40. 肖忠意,李思明.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2):56~63,71,159
41. 易行健,周　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金融研究,2018(11):47~67
42. 尹学群,李心丹,陈庭强. 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农业经济问题,2011(5):21~27
43. 喻胜华.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22~26
44. 张　宽,董　杰,漆雁斌.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 商业经济研究,2016(22):24~26
45. 张　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经济研究,2019,54(8):71~86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GUO Hua,ZHANG Yang,PENG Yanling,HE Zhongw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published by the digital financial research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r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in 2011-2017, the system GMM two-step estimation method was adopted. Cover breadth and use depth two respects a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regional inspection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carry out measurement inspection. It is found that, first of all,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mong them, digital financial coverage, digital payment services, and digital investment servic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Digital payment services play the most obvious role, while digital credit services play a limited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s,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coverag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The digital payment service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but has no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digital credit service has a limited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three regions. Digital investment service has the most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western China. The above findings hav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

责任编辑: 鄂昱州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